

宏伟的《荷马史诗》卷帙浩繁、往往令读者望而生畏；但有些人深信，时至今日，其对战争和苦难的描述仍响彻人类耳际——天命、暴虐行径、人性、人性之弱点、宇宙苍生……如此种种各有其旨，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却神秘莫测。《荷马史诗》如何应运而生？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意义深远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同一个——因为荷马要讲述的，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日这番模样。

可惜这个答案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学术标准。现下正说的说法是这样的：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均为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作品；按照这种思维方式，史诗中所描述的世界应是希腊的铁器时代，亦被称为希腊的文艺复兴时期。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的希腊文明散布于诸多相互隔绝的贫穷岛屿上，爱琴海上的很多岛屿已经破落不堪。虽说其中有一两座岛屿仍然富饶，并且与近东地区联系密切，但早期宏伟华丽的希腊宫殿已经坍塌，希腊文明陷入了低谷。尽管如此，到了公元前8世纪，希腊文明迎来了大范围的复苏。希腊及诸岛上的人口上涨，生活节奏加快；依靠进口而来的锡，希腊的铸铜技术在400年时间里第一次得到提升。殖民地、贸易、改良的船舰、竞技场、铸币、庙宇、城市、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希腊运动会、文字、陶器及圆柱体上描绘的人物、首部成文法、编年史、城邦制的雏形……这些文明复兴的火种在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上诸岛屿之间迅速蔓延开来。如此看来，《荷马史诗》诞生于希腊历史上一个活力四射、政兴人和、文明繁荣

## 3000年前的盲诗人

【文/方外人】



### 书评

#### 《荷马3000年》

作者：亚当·尼科尔森  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的新时期；而荷马，是一位盛世诗人。

荷马时代的史诗都是传奇，它们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出现而成型的。这个民族经历了上述碰撞与融合的过程，最终变成了“希腊”；而此过程所发生的地点，即希腊人的地中海故乡。这些史诗，是讲述“希腊意识”起源的神话传说，虽然不尽完美，却复杂而动荡。作为一种文明而言，希腊地区结出的果子，与青铜时代北方草原上的文明、与近东地区的专制政权都有不同，却融合了二者的特质于一身。荷马史诗是一个基础的神话框架，它讲的不是

人，不是自然界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——即希腊人的自我定义；正是这种心境造就了希腊人，也以多种方式遗传到今日欧美人身上。正因如此，对我们而言，荷马所描述的混乱世界仍留有难以言表的熟悉感。

本书将一路追溯到壁画所描绘的年代，通过人对《荷马史诗》的解读，通过人生经历，通过考古发现，通过实地探访荷马时代气息奄奄的地点，去寻找有关荷马的任何蛛丝马迹。这是一段热情洋溢的追寻之旅，因为这些史诗通过一组独特的镜头、描述了人生在世的方方面面，描述了人生的悲伤、胜利、苦难和荣耀。这些史诗，阐述的是人生有所启迪的时刻。

荷马也许存在于这个时代，但他史诗中吟唱的却不是。史诗中的故事，年代更久远，更粗糙，更原始。他吟唱的，是这座宫殿的主人背后的人和事。他的诗融合了时代的气息，其内容充实丰满，就像浪涛一般，在希腊的礁石海岸涌动了若干世纪。他的诗还受到了悲痛的驱使，那是一种因探索“存在的本质”和“死亡的痛苦”而产生的喧闹而绝望的焦虑感。荷马史诗是讲述“起源”的传说，而苦恼和忧虑是其永恒的驱动力。

## 吴承斌篆刻王阳明“十八养生”

【文/顾建明 篆刻/吴承斌】

去年岁末至今，频频在朋友圈微信中，看到好友吴承斌篆刻的王阳明“十八养生”印章，笔者便思忖撰文，几次与承斌兄喝茶聊天，他对“十八养生”之事未予作答。

近日再次读罢王阳明“十八养生”印章，顿觉字字开启智慧，句句指点迷津，令人颇为震撼，爱不释手，此乃五百年时空哲学以金石精心刻制也——

“博览群书闻广见开”“短睡完神久睡则昏”  
“折花入瓶可映心花”“减少往来杜绝纷嚣”  
“检阅时文心开不渴”“吟诗啸咏机畅神流”  
“闲庭散步寂不凝滞”“临池学书心手不懈”  
“闭目养神沉静返照”“饮酒微酣意清自佳”  
“茶熟香温端可涤心”“闲来操琴性地一通”  
“低声读书气不耗伤”“焚香扫地涤秽净神”  
“时常作文机熟心细”“晤对知己畅所欲言”  
“勿牵事长思坐驰神减”“闲览山水妙境调养性情”  
(边款及印石文)

吴承斌，当今书画界书法、篆刻之中坚；王阳明，明代著名儒学界之泰斗。

五百年前，王阳明连续七日七夜对竹感叹“程朱理学”的繁琐流弊，提出“知行合一”理论并抛弃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的心学思想；五百年后，吴承斌连续七日七夜挑灯夜战，篆刻王阳明的“十八养生”之精髓，领悟“知行合一”的人生真谛，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的统一，前者堪称哲学家的建树，后者亦是文化人的创新。

与承斌兄相识后，细观其举止言行，给人感觉是，在他的身上，确实散发一种“知行合一”的灵气，说话时，低声细语不显声势，举止间，低调行事不争名誉，给人以本心的良知，无疑是王阳明“以知为行，行中含知”的人生准则，也真正演绎了王阳明的“心外无理，心外无物，此心即是理”的“心即理”和“良知就是天理”的人生主张。

窃以为，在吴承斌的处世哲学中，向古人挖掘篆刻灵魂作为自己篆刻生涯的行动指南，通过自己四十余年孜孜以求的不懈探



检阅时文



烹茶



晤对知己



饮酒微酣

索，以展现颇具“吴体”灵魂的篆刻艺术，这种以知引路，以知为师的“知中含行”之人生轨迹，是通过知的实践和形的体现，达到“形中含知”明理心正以求善的人生境界。

当今印坛，宿将渐稀，新秀辈出，篆刻艺术大放异彩。早年为韩天衡大师师为得意门生，现已成为印坛宿将的吴承斌，在书法及篆刻艺术中，慎于言而勤于行。他心无旁骛废寝忘食，将书法与篆刻两者艺术相互穿插，相互融合，相互贯通，在游刃有余吐故纳新的篆刻世界里，巧用名人名句，善用奇闻掌故，将小小的印章文化系列化、系统化，呈现出大气派、大篇幅的感觉，这看似讨巧，实乃技巧，是篆刻技艺熟烂于心的驾轻就熟，是自身修养内外兼得的精神体现，可谓“灯下双钩摹古玺，窗前凝思构新局”。

纵观其履历，吴承斌生于1956年的上海，现为西泠印社社员、

海上印社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文史馆书画研究员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海墨中国画工作委员会副会长、上海书画院画师，自幼喜好书法艺术，自十六岁拜韩天衡先生为师学艺，学习书法、篆刻及艺术理论，四十余载的春秋，以古为师，精研探索，择善所用，刀法健康，独具匠心，形式多变，技巧娴熟。上效秦汉印之风神，下窥邓石如、吴让之、赵之谦印之浑雄雄劲，终成面目，成为有思想的书法篆刻艺术家。

做人奉行“知行合一”以求“善”的吴承斌，深受吴让之“印从书出”的篆刻艺术思想熏陶，使得他在书法（尤其是在隶书的独特风格）上的造诣颇有建树。笔者曾获有承斌兄壬辰年四月所书三尺对开的《三国演义开篇词》隶书横幅和辛卯年所书四尺三开的秦观《浣溪沙词》隶书中堂各一幅，细细把玩，愈看愈喜。隶书所透析出的那种“平中见奇，静中见动”的笔力，入笔不一，神闲气清，丰腴自然，笔法娴熟，如同其为人处世之形态，显得“斌斌有礼”，却又不乏王阳明所书《习传录》一书中之“元神、元气、元精”也，故而“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，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，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”，无疑是精于帖又善于碑，是唐人之气和宋人之灵的叠加，其书法为同行瞩目而誉于海上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道艺合一的吴承斌，平日教授着沪上几所大学的书法课程，对学生，他要求“书”“印”要“古中出新”以求变，“拙而不劣”以求异，高雅中见神韵，细微处显笔意，以“书”生气息“印”象万千之合力，欲传其薪火而成就书林翘楚。正可谓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”。

“良知，心之本体，即所谓心善也”。知书达理的吴承斌深谙王阳明“理即良知”乃万事万物生存者之道理，虽说他的印章，愿出厚润者大有人在，但如何能真正过“三关”（指禅宗的三个开悟阶段：初关、重关、末关）闯“七返”（指道教修炼精气神的七个过程），还有不少的路要走，还有很多的磨难等着他去闯。

“五一”佳期前夕，鄙人向承斌兄谨启：因几月前本人已在由《人民日报》社主管主办的《走遍中国》杂志上撰文“印人吴承斌”一文，故这次在《生活周刊》上将另起炉灶，撰写其篆刻王阳明的“十八养生”。近月粗略拜读了“王阳明《传习录》全鉴”一书，尚未细阅，便仓促写就，遂出拙文。